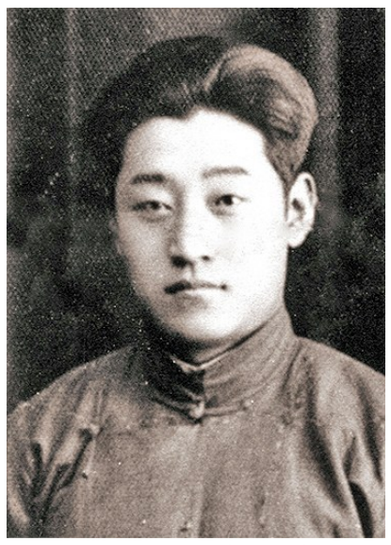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白乙化：投笔从戎 战死杀敌场的抗日英雄



这是白乙化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吾当先去杀敌，再来求学。如能战死在抗战杀敌的战场上，余愿得偿矣……”在位于辽宁省辽阳市宏伟区石厂峪村的白乙化故居，一群小学生围坐在一棵与烈士同龄的枣树旁，听讲解员娓娓讲述着抗日英雄白乙化在国破家亡时发出的铮铮誓言和他的抗日传奇。

白乙化，字野鹤，1911年6月11日出生在辽宁省辽阳县的一个农村家庭。1929年，为寻找救国真理，他毅然中断了在东北陆军讲武堂步科的学习，考入北平中国大学，并于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他留下了“吾当先去杀敌，再来求学”的豪言，便回东北老家组织义勇军抗战。

走进白乙化故居，他曾经用过的桌子、茶壶、火铳，仿佛让人们看到了当年那个怀揣报国梦的少年。

1939年，白乙化任华北人民抗日联军司令员，后来所率领的部队改编为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晋察冀军区步兵第十团，白乙化任团长。改编后他即率部参加了粉碎日军对平西抗日根据地10路围攻的战役，屡创日军，并在东胡林阻击战中击落敌机1架。

1940年4月，为完成“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的战略任务，白乙化率十团到密云潮白河以西地区，经大小100余次战斗，开辟丰（宁）滦（平）密（云）敌后抗日根据地。他组建多支地方抗日武装，协助地方建立党组织，领导丰滦密抗日军民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敌后武装斗争。白乙化智勇双全，指挥作战灵活机动，加上十团屡战屡胜，根据地迅速发展，当地百姓十分信赖和拥戴他，称他为“小白龙”。

丰滦密抗日联合县对日伪来讲，犹如芒刺在背。1941年2月4日，伪满道田讨伐大队进犯根据地，在密云县马营西山很快被十团击溃，白乙化却不幸被敌人一颗子弹击中了头部。

战斗胜利了，而他——传奇的抗日英雄“小白龙”，却永远倒在抗日根据地的热土上。那一年，他只有29岁。白乙化牺牲后，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发表了《告全军同志书》，赞扬他是“优秀的指挥员、民族英雄、无产阶级的先锋”。

英雄虽逝，但英雄的精神至今仍在传承和弘扬。多年来，白乙化的侄子白成亮一直看守着故居，搜集伯父留下的遗物和他当年的战斗故事。2015年白乙化故居开放后，白成亮更忙了，只要一有空，他就会为前来参观的人们讲述英雄的故事。

2023年，九一八事变爆发92周年时，白乙化的抗日故事被搬上了大屏幕。这部名为《暗战1931之白乙化》的电影，根据白乙化的真实故事改编，讲述了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东北，白乙化受党组织委派回到家乡辽阳，联络抗日志士，智取辽阳警察局枪支，组织抗日武装，英勇打击汉奸和日本侵略者的故事。

回忆起电影首映时的情形，白成亮说：“伯父的故事能被更多人知道，这是对英雄最好的纪念。他的那份豪情壮志令我们永远感佩。”

如今，白乙化故居已成为人们缅怀先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的重要场所。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走进这里，缅怀他征战不息的革命生涯，向这位抗日英雄致以崇高敬意。

（据新华社）

这个地方您一定唱过！“陕北的好江南”如今更美了

延安南泥湾，一个在全民族抗战史上写下重要一笔的地方。1941年春，面对日寇与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挑衅和经济封锁，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的战士们开赴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屯田垦荒、发展生产，硬是把昔日的“烂泥滩”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80多年过去，一把锈迹斑斑的老镢头，静静陈列于南泥湾大生产纪念馆的展柜中，无声诉说着那段艰苦卓绝的往事。

没有房，自己动手挖窑洞、搭草棚；没有菜，找野菜充饥；没有工具，就地取材自制锄铲……“战士们一把镢头一支枪，吹响了生产自救的号角。”讲解员赵雪说。

到1944年底，南泥湾种植面积已达26万多亩，收获粮食37000石，并于当年向陕甘宁边区政府缴纳公粮10000石。胸怀信念、手握镢头，战士们劈开荆棘与蛮荒，也在土地里刨出了一种精神。

时光流转，精神永续。历史的潮头滚滚向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也早已融入老区人民的血液，化为发展前进的动力。

南泥湾镇马坊村里的酱菜厂刚刚拿下一笔大单，新建的米酒厂投产在即。面对一家前来洽谈合作的电商团队，村支书李新踌躇满志：“有了电商助力，我们村自产的榨菜、香菇酱、小杂粮能销售得更远，未来一定会更好。”

再回首，穷苦的日子已成往事。依靠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好政策，马坊村完成华丽转身：道路平坦整洁，村容焕然一新，72座设施大棚拔地而起，产出的有机蔬菜直供延安市区，销路不愁。去年，全村人均收入达2.3万元，村集体经济有望在今年突破100万元。

变化有多大？老乡最有发言权。哼唱着《南泥湾》的曲调，马坊村村民高成庆在自家的民宿里打扫卫生。两年前，村里统一规划，帮扶单位提供支持，他把家中5孔窑洞改造成民宿。

跑了半辈子运输，如今足不出户就能挣钱，高成庆满脸自豪：“每年收入五六万元，到了节假日，不提前预定还住不上。”

马坊村的今昔之别，是老区沧桑巨变的生动注脚。再访南泥湾，“陕北的好江南”已是日新月异——

与北大荒集团合作建设千亩优质水稻生产基地，稻谷飘香的盛景再现；建成陕北地区首个国家级湿地公园以及陕西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园、科技示范镇和乡村振兴示范镇……2024年，南泥湾景区获评国家4A级景区，标注着发展的新里程。

一步一个脚印的奋进中，透露着南泥湾独特的气质。

“我们是从小听着三五九旅的故事长大的，唯有奋斗不止，才对得起先烈们的牺牲奉献。”延安市南泥湾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蔺广伟说，近年来，南泥湾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红色旅游，2024年接待游客140多万人次，“抗战时期的精神高地，至今依然像磁石一般，吸引着人们前来汲取奋进的力量。”

“如今的南泥湾，与往年不一般。再不是旧模样，是陕北的好江南……”走出南泥湾大生产纪念馆，一支来自西安的研学团的孩子们，齐声唱起《南泥湾》，歌声宛转悠扬，飘向远方。

（据新华社）

鲁迅筹建历史博物馆

在《鲁迅日记》中，有两次给历史博物馆捐献文物的记载。

一是1921年3月23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午后往琉璃厂，又为历史博物馆买瓦当两个三元。”“又为”二字，说明不是第一次了，以前买过，这次又买。

二是1923年7月23日，鲁迅记载：“上午以大镜一枚，赠历史博物馆。”那时候的“大镜”，肯定是铜镜，而且有一定的文物价值，所以鲁迅买下来，赠给博物馆。

1912年，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之后，向总统府提出建设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建议。他说：“京师首都，四方是瞻，文物典司，不容阙废。”这个建议获得批准后，蔡元培即安排鲁迅担任科长的社会教育司一科，专门负责博物馆的筹建工作。

接到这个任务之后，鲁迅马上行动。他在北京转了几个地方，发现国子监既有文物又有闲房，做博物馆最为合适。1912年7月9日，“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在国子监挂牌成立。蔡元培、鲁迅等都出席了成立仪式，当时还拍了一张合影。

为了增加馆藏文物，鲁迅想了很多办法，首先是申请财政拨款，用于征集文物；接着又从各地调拨，在鲁迅亲自主导下，从沈阳故宫等地调集了大批文物；同时号召各界人士捐赠，鲁迅带头，捐献文物几十件。

（据《联谊报》）

邹韬奋回读者来信

作为《生活》周刊的主编，邹韬奋自1926年接办以来，每天都要花半天时间处理读者来信。从最初的日均40封，到后来的日收千封，来信数量的激增见证着这份刊物与读者日益紧密的联系。他曾说：“做编辑最快乐的一件事就是看读者的来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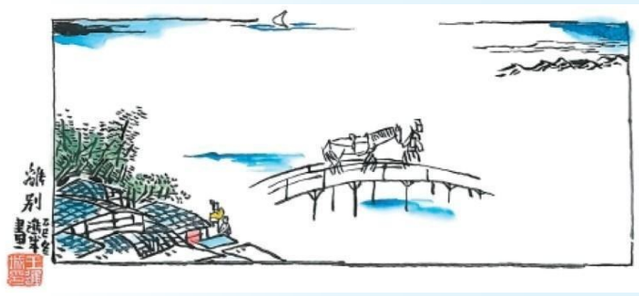
1932年冬季的一个深夜，在上海福州路生活书店二楼办公室里，一封特殊的来信引起了邹韬奋的注意。信是一位失业青年写来的，字里行间满是绝望：“我是去年八月失业的……在这个被少数特殊人占有的现社会里，我们这样的一群是什么也没有的，什么也没有的呵！”邹韬奋立即提笔，这封信，他不仅要回复，还决定刊登在“读者信箱”栏目，让更多人听到民众的呼声。

另一封是一位名叫吴晓晨的青年写来的，诉说着教育与职业不能两全的困境：“因社会经济的衰落，生活程度的提高，子弟的教育，发生了重大困难……”邹韬奋沉思片刻，开始了长达两三千字的回信。他在信中详细分析了当时的社会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社会制度根本改造。另一种方式就是先迁就环境，尽可能先入学，入学不成就只有寻业。”

邹韬奋深知每一封来信背后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都有着各自的苦衷。正如他所说：“把读者的事看作自己的事，与读者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打成一片。”十多年里，邹韬奋给读者的亲笔回信达4万多封，在编者与读者之间搭建起了一座心灵的桥梁，让每一个普通人的声音都能被听见，让每一份苦难都能得到回应。

（据《人民政协报》）

古诗词中的桥与月亮



在诗词中，月亮与桥是两个充满诗意的意象。

他们一个高悬夜空，亘古不变；一个横跨江河，默默伫立。两者看似毫无关联，却在诗人笔下被巧妙编织，成为承载情思、寄托梦想的诗意纽带，共同演绎着跨越千年的浪漫与哀愁。

月亮，是诗词中永恒的主角。从古老的《诗经》“月出皎兮，佼人僚兮”开始，便以其温柔的清辉，照亮了无数文人墨客的心灵。它是思乡的寄托，“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在漂泊中望着那轮明月，故乡的模样在月色中愈发清晰，心中的思念如潮水般汹涌。在异乡的羁旅者，望着高悬的月亮，总能勾起对家乡的牵挂、对亲人的想念，月光仿佛是一条无形的线，连接着游子与故乡。

而桥，作为人间的建筑，横跨在山水之间，沟通着两岸的往来。它是离别的见证，“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杜牧笔下的二十四桥，在月光下显得格外空灵。曾经的繁华与热闹已随岁月远去，只留下那座桥在月光下静静伫立，让人不禁感慨时光的流逝与人事的变迁。桥边的离别，总是充满了伤感，长亭外，古道边，桥成为了送别之人眼中最后的风景，承载着离人的不舍与牵挂。

当月亮与桥在诗词中相遇，便碰撞出了更加绚烂的火花。“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张继的这首《枫桥夜泊》，将月亮、桥与旅人内心的愁苦完美融合。月落时分，寒霜满天，诗人在枫桥边的客船上难以入眠，江边的枫树与点点渔火，在月色下显得格外孤寂。那寒山寺的钟声，在寂静的夜里悠悠传来，更增添了几分惆怅。在这里，枫桥成为了诗人情感的寄托，而月亮则是这一切的见证者，它的清冷光辉，映照出诗人羁旅途中的孤独与落寞。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的这首诗，通过朱雀桥的变迁，展现了历史的沧桑巨变。曾经繁华的朱雀桥，在月光下见证了王谢等名门望族的兴衰。如今，桥边只有野草野花肆意生长，夕阳的余晖洒在桥面上，更显凄凉。月亮依旧，桥却已非昔日模样，那些曾经的辉煌与荣耀，都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散，只留下这桥与月，在岁月中默默诉说着过去的故事。

在表现爱情的诗词里，月亮与桥也常常携手出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秦观笔下的鹊桥，是牛郎织女相会的地方，一年一度的相逢，在月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珍贵。鹊桥成为爱情的象征，连接着两颗相爱的心。而月亮，则为这浪漫的爱情增添了一份温柔与神秘的色彩，它见证了牛郎织女的深情，也让世间的恋人们对爱情充满了美好的向往。

今天，或许我们难以再像古人那样，在清幽的月光下，于古朴的石桥边浅吟低唱。但那些描绘月亮与桥的诗词，却如同一座无形的桥梁，连接起我们与古人的精神世界。当我们在月夜漫步，或是乘车经过大桥，可看到“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的澄澈，体悟“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的落寞。

（据《西安晚报》）

补丁军装里的誓言

“红军财产，个人保管”，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名红军干部用生命践行的誓言。这8个字，就写在红3军团第4师师长张锡龙军装的领口。1933年春，张锡龙深入连队检查训练时，作训参谋注意到他的军装破旧不堪，手肘处棉絮外露，肩头补丁叠着补丁。参谋当即为他申请了一套新军装。

张锡龙得知后，不仅没有接受，反而立即退还新军装。当晚，他在煤油灯下铺开那套旧军装，取笔蘸墨，在领口内侧一笔一划写下“红军财产，个人保管”8个字。第二天在全师军人大会上，他指着军装说：“我们红军的每一份财产都属于革命事业，都是战士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领导干部只有保管使用的权利，绝没有特权享用的资格！”这番话很快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得到印证。1933年冬，张锡龙率部转战闽西山区。部队在严寒中艰难行军，朔风凛冽。警卫员见他只穿着单薄军装，悄悄找来一件缴获的棉大衣。张锡龙发现后厉声批评：“前线伤员比我们更需要保暖！”他当即命令将大衣送往野战医院，自己则蹲在田埂边，仔细地将稻草搓成细绳，一圈圈缠在军装里御寒。

同年12月，张锡龙在指挥江西黎川团村战斗时，同黄克诚并肩在前沿阵地指挥，黄克诚的眼镜被敌人子弹打掉，张锡龙不幸被击中太阳穴英勇牺牲，年仅27岁。硝烟散尽，战友们整理遗物时发现，这位红军师长除了身上那套打着补丁的军装和一双磨破的草鞋外，竟别无他物。军装的上衣磨出毛边，肘部与膝盖处都打着整齐的补丁，最引人注目的是领口内侧用毛笔工整写着的8个字，墨迹虽已斑驳，却依然清晰可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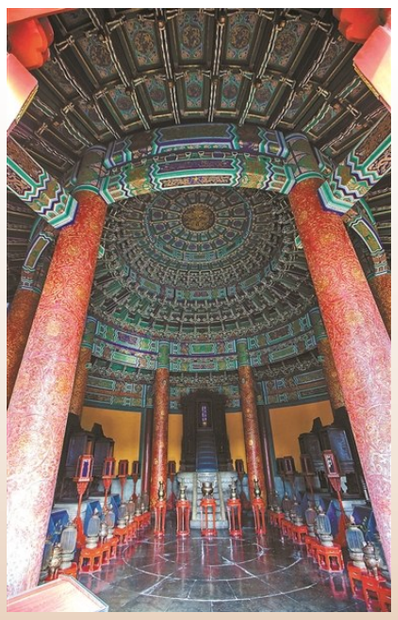
这种廉洁自律的精神，如同不灭的火种，在人民军队中代代相传。抗战时期，八路军第344旅炊事班班长见旅长徐海东身体多病、日渐消瘦，便用珍藏的白面给他煮了碗面条。徐海东发现战士们都在喝野菜糊糊，毫不犹豫地将面条倒回大锅搅匀，重新盛了碗野菜糊糊，说：“我们八路军讲究官兵一致，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真正的廉洁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是融入血脉的坚守；不是一时的选择，而是需要用终身去践行的信念追求。它在一套军装、一碗面条中具象为永恒的精神丰碑，照亮着一代代革命军人的前行之路。（据《中国国防报》）

带你了解古建筑中的七种柱子

柱在我国古建筑中具有承载上部结构的重要作用，有“屋之主”之称。柱又称“楹”，《说文》曰：“楹，柱也。”柱起源于“构木为巢”时期的树干，随着建筑规模的扩大与功能的丰富，柱的作用和位置发生了更多的变化。根据在建筑中承担的不同角色，柱子主要可分为檐柱、金柱、中柱、童柱、瓜柱、角柱和廊柱七类，它们各司其职，共同演绎着木构架建筑的博大精深。

当你走近一座大殿，最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那一圈立于台基边缘、直接承载着深远屋檐的柱子，这便是檐柱。它们构成了建筑最外部的立面形象，其高度与间距直接决定了建筑的面阔与进深。我们常说的“面阔五间”，指的就是四根檐柱所围合出的三个开间再加上两个稍间。故宫太和殿外围那一圈红漆巨柱，正是最恢宏的檐柱典范，它们稳稳地托举起如翼展般的重檐庑殿顶，展现出皇权的至高威严。



（资料图片）

向殿内望去，在檐柱的内侧，往往立着更为粗壮、用料更为考究的柱子，那便是金柱。如果说檐柱是建筑的外围护卫，那么金柱便是内部的核心支柱。它们承接了屋顶梁架传递下来的主要重量，是真正决定建筑稳固的关键。在等级最高的建筑中，金柱常被施以华丽的装饰，比如太和殿内那几根缠绕着璀璨金龙的金丝楠木巨柱。檐柱与金柱的配合使用，形成了中国古建筑中经典的“副阶周匝”或“金厢斗底槽”等平面布局，构成了丰富而层次分明的空间序列。

在某些建筑纵深方向的中轴线上，有时会设立一根从地面直通屋脊的柱子，这便是中柱。它犹如建筑的脊柱，将进深方向的空间明确划分为前后两部分。中柱常见于宫殿的门殿、寺庙的山门或一些民居的厅堂之中，具有强烈的对称与导向作用。作为一座无梁殿，天坛祈年殿共有三圈柱子共28根，中央巍然矗立着四根巨大的“龙井柱”（也叫里金柱），它们象征四季，是整个环形建筑结构的绝对中心；中层十二根大柱（也叫外金柱）比龙井柱略细，象征一年的十二个月；外层十二根柱子叫檐柱，象征一天的十二个时辰。

与这些落地而立的柱子不同，还有两类柱子并非从地起，而是巧妙地栖息在梁架结构之中。

一是童柱，它下端并不落地，而是直接立在下面的横梁或大枋之上，仿佛一个孩童站立在巨人的肩膀。这种做法常见于楼阁建筑的上层或廊庑的屋檐转角处，是为了解决上层柱子无处落脚的难题而诞生的智慧结晶，使得建筑能轻盈地向上延伸。

二是瓜柱，它是安装在两层大梁之间的短柱，因其形体粗短，常被称为“瓜墩”或“侏儒柱”。瓜柱是梁架层叠系统中至关重要的“连接件”，它稳稳地立于下层梁背，用以支撑上层的梁或檩条，将荷载逐层向下传递。观察任何一座古建的内部梁架，那些在层层叠叠的梁木间起支撑作用的短小圆柱或方柱，大多便是瓜柱。童柱与瓜柱虽不接地，却是木构架灵活性与高度适应性的生动证明。

角柱是位于建筑物的转角处、承托不同角度的梁枋的柱，简单地说即建筑物四角的柱子。在高级别的建筑中，角柱通常采用双柱并列的“双柱造”，以无比坚固的姿态，共同扛起两个方向延伸而来的屋角梁枋，并托举起高高翘起的角梁，使得屋顶如大鸟展翅般飞扬。角柱种类繁多，包括角檐柱、角金柱、重檐角金柱以及角童柱等。从设计角度看，角柱是对结构薄弱环节的强化措施，因此在计算和抗震构造方面均有着特殊的规范要求。

还有一种柱子，它塑造的并非建筑的主体，而是一种独特的过渡空间——那便是廊柱。廊柱通常位于建筑的廊部，它们连接着廊顶与地面，共同构成了廊的结构框架。在宫殿、庙宇以及园林建筑中，廊柱都是不可或缺的元素，它们不仅支撑着廊顶的重量，还为整个廊结构提供了稳定性。

每一种柱子都是中国古老建筑智慧中不可或缺的音符，它们严格遵循着材分制度，在榫卯的连接下紧密协作，共同谱写了一曲关于力与美、礼与序的永恒乐章。

（据《北京青年报》）